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YU XIAO 于筱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YU XIAO 于筱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青松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于筱 / 刘铮主编.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14-1875-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9839 号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于 筱

刘 铮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1156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4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1875-1

定价：98.00 元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YU XIAO 于筱





ISBN 978-7-5514-1875-1




9 787551 418751 >

定价: 98.00 元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YU XIAO 于筱

 浙江摄影出版社



《未央》系列

拟像的丛林——关于于筱的影像作品系列

文 / 周博

那么多被天空磨平的面孔
都很陌生
堆积着世界的一半
——海子《单翅鸟》

于筱的作品一直以儿童的意象作为主题，所以，她的创作和思考具有延续性和完整性。《未央》系列是于筱较早的作品。处于学校和社会临界点上的于筱把自己的形象设定为不想长大的儿童，塑造了一个生活一向比较惬意、不想长大的年轻人自恋的“孩子化”或“嫩化”的形象。尽管《未央》的图式明显地更接近于法国画家卢梭 (Henri Rousseau) 以自己为主体描绘巴黎的城市风景，但突出前景的人物并和神秘的、具有某种暗示的绵密背景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肖像画的一个传统图式。于筱挪用了这种视觉程式，并赋予了一种更加自我、更具戏剧性的视觉含义。她从比例上突出了前景人物的存在感，尽管这种存在感的人格特征并不明显，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像是打蜡上光的玩具瓷娃娃。

事实上，作为“图像”的儿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成年人眼中的儿童，是根据成年人的视角和心理期待塑造的。所以，作为“儿童”的她 / 他应该是可爱的、天真无邪的，应该被很好地保护，不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而且他 / 她们本质上都不必或不会思考。而天真的儿童却总是希望从成年人的眼光和言语中获取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在《未央》系列中，于筱的作品所要表达的显然不是一种儿童的视角，而是一种“准成年人”的心理经验。因为，凡是经历过童年的人都知道，儿童总是盼望快快长大，成为一个社会希望他成为的人。这个人在三十年前可能是警察叔叔、解放军叔叔、教师，而现在可能是公务员、董事长、银行家。不过，于筱确实希望获得一种类似于儿童被大人所肯定的认可，而她以自己为原型创造的这个“嫩化”的形象，恰恰迎合了一些中年人看待青年人的眼光。

许多权力社会中的中年人总是主观地想象青年应该是乖乖的、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形象，而孩子应该是可爱的、希求呵护的。这样，他们就不仅可以从一种相对优越的位置单向输出某种形式的爱、仁慈或慷慨。更重要的是，儿童总是天然地应该被规训、接受某种意志或者容易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操控，从而不会对成年世界的权力运作构成威胁。于筱故意把自己刻画成让观者垂怜的对象，用夸张的形象表达了一种不想长大的自我“嫩化”的幻想，并希望凭借这种真诚而又做作的稚嫩形象获得观者的爱怜与赞赏。应该说，这的确是心智成熟的“大孩子”对付成年世界的一贯伎俩，而且总是屡试不爽。

但是，人毕竟要正视成长，面对现实。成年世界对“大孩子”的呵护总是有一定时间界限的，比如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而在这个时间界限中，伴随着呵护的是“大孩子”对那个未知或相对模糊的外在世界的某种焦虑、恐惧和烦恼，它们往往在想象中诞生，莫名其妙又不时袭来，

同时，又夹杂着青春期的压抑、反叛和骚动。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最初》系列，对于筱而言是一组重要的、过渡性的作品。那个在《未央》系列中自满而又惬意的“嫩化”形象，在《最初》中则被置身于繁密的热带丛林之中。在这个丛林中，每一种植物都在肆虐地生长，它既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密林，又是一个险象环生的、神秘的欲望丛林，竞争、猜忌与阴谋在这里绵密地交织并相互撕扯，而危险则永远隐匿在光亮背后不期而遇的黑暗之中。在我看来，《最初》所隐喻的正是作者对于现实的生存环境的想象：天使般的儿童被置于丛林荒野，她必须独自面对。这个“嫩化”的形象在纷乱的丛林中略显迟疑和忧郁，但又似乎总是抱持着一些希望和幻想。与《未央》系列相比，这组作品中，人物的形象明显地缩小，她不再那么自信，不再去争取成年人怜惜的目光。而是开始自己去面对这个纷乱的、动荡的、不可预知的丛林景观。从《未央》到《最初》，“自我”的现实感已经被显著地加强，外部的力量被强调，而“自我”则变成了一种莫名的不确定之物。

《童谣》系列对于于筱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她从视觉模式上挣脱了对卢梭的依赖，另一方面，她似乎也摆脱了对“嫩化”自我的依恋、对成长的焦虑，她开始转向一种具有社会批评性质的影像语言。据说，《童谣》系列起因于筱对一个她经常路过的小学的一次偶尔驻足和观察：她又看到了整齐的队列，又听到了老师从喇叭里传出来的洪亮高亢的批评和训话，这与她多年前的记忆如出一辙。这种不断重复的成长经历引起了她的反思。于是，从她以前的创作思路出发，于筱开始研究和关注新中国的儿童形象，进而创作了这组作品。《童谣》系列的所有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符号意识，比如戴红领巾的小学生、风筝、水泥墙、Soho 现代城、白塔、游船、风筝、猴山，等等，而且作品的名称和意象也以长在红旗下的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童年歌谣作为根据。这些“能指”似乎根本不需要解释，只要在某种视觉结构中并置在一起，我们的思绪就会在游离的“所指”丛林中蔓延滋生。也许每一个人的解释都会有些出入，但这些“所指”的内核却一定是相对固定的，因为，这些符号并非晦涩难懂，其意义就蕴藏在日常生活中。因此，起码从作品的表象上看，于筱已经变成了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

事实上，我对儿童、独木桥、海市蜃楼之类的符号学阐释毫无兴趣。我所关心的是于筱所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既明亮又冷峻的“危机感”。她延续了以往的画面基调——童年一定是明亮的。但同时，在明亮的调子周围，于筱又精心地布置了一个个危险的情境：高墙、起浪的湖面、一根线吊在高空的旋转木马，等等。所有的儿童都在做相同的事情，他们整齐划一，像木偶一样呆滞木讷，与活泼好动、顽皮淘气、欢歌笑语这些我们对儿童的常识性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种种“危险”的情境中，《童谣》已经将《未央》系列中很明显、《最初》系列还残存着一点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温暖感”扫荡一空，剩下的是只有一种冷峻的危机，令人顿生纠结、狐疑。显然，《童谣》使于筱的关注点从内转向外，从一种自我的情绪化表达转变成了一种对于存在现象的批评。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童谣》依然是作者内在焦虑的一种外化。因为，那些“真实”的孩子、不需要“嫩化”的孩子，仍然是于筱。是他们，其实也是我们。共同的成长经历使我在面对这些图像时，总有曾经沧海、无处可逃的感觉。

《童谣》系列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容易被归入迎合“他者的眼光”的那类艺术之中。这些作品中的一类把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儿童形象与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编织在一起。从

某种意义上讲,于筱延续了这样的主题。一排排的儿童也很容易让人想起《迷墙》MTV 中的一个场景。因而对《童谣》的创作意义产生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教育和成长的问题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教育中标准化、个性与意识形态规训之间的冲突也总是难以避免。当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且愈演愈烈时,或者说,当教育的改革跟不上整个社会对保存自由和个性的认识的提高时,对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批判一定是必要的。而对于于筱来说,重要的是,这种用影像所表达的关注是否能以相当的魄力与品质继续发问。应该说,《童谣》系列在这一点上是到位的。

毫无疑问,于筱的作品并不是纪实意义上的摄影,而是在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合成的“影像”或“图像”。摄影在这些作品中,只是一种语言、手段,也就是说,在于筱的作品中,摄影尽管具有美学的意义,但它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工具,并不具有形而上的价值。于筱只是在用摄影寻找、捕捉或者是设置她所需要的对象,最后在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视觉结构中,甚至是在一个统一的光源中进行剪辑、修改、拼接、合成,最终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奇观”,是观念的“显现”而不是现实的“再现”。

在一个高技术的图像信息处理时代,影像是不是在抓取或者再现可见的世界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按照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世界已经被拟像化。如此一来,无论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肯定的照相蒙太奇,还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排斥的超现实主义,今天都变成了拟像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既不真实,也不虚伪,一切都是关系、碎片和镶嵌。影像被不断地修改、拼接、合成,它们构建了一个拟像的丛林。但我相信,真实仍旧存在。从于筱的系列作品来看,无论是对“嫩化”自我的依恋,还是对成长的反思与批判,其作品之所以会触动我们,是因为即使是拟像的世界,艺术家和观者也没有完全陷于麻木与虚无。而影像的意义,如果不是记录真实,那便是暴露真实的踪迹,而且要坚定地重拾抵抗的勇气。

2012年9月于中央美术学院

《未央》系列

2008

《未央》系列作品是我封存在内心深处关于成长故事的深切表达。出生在物质生活开始好转的 80 年代的我，在父母的疼爱及老师的关爱下快乐地成长着，迅速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及令人难忘的学生时代，对于这些美好时光的回忆就像糖果般甜蜜！随着岁月不经意间溜走，转眼间我就长成大人，才发现大人的世界远没有想象中的奇妙。在爱的保护下成长了太久的我对社会带给我的压力开始感到胆怯甚至恐惧，对未来也充满了无限迷茫……当这一切无法逃避地来临时，从内心深处会发出一个很强烈的声音：“我其实还不想长大！”怀着这种心情，我创作了这一系列作品。在作品中，我试图虚构一个在幻想与现实之间亦真亦假的世界，记忆中儿时的场景在我的创作中再现，美好仿佛会永久地定格在那儿：春日的田野，幽静的村庄，我独自走在放学回家的小路上……洋娃娃、小熊及小红车这些带给我童年无限快乐的小宝贝也重返我的画面中，同时把现实中我成人后的形象利用数字技术后期处理成我儿时的样子（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即作者本人，未借用其他儿童的身体）。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事物已经离我太遥远了，所以画面中的我，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时光一去不复回，留下的不只是追忆。希望我的作品也能给每一个观看者带去些温馨的记忆，或是些温暖的笑容。

